



卧龙生真品全集

天香飏

下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4
46+35
:2



卧龙生真品全集

天香飏

下

(台湾)卧龙生 著

天香髓

【台湾】卧龙生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29.25印张 700千字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陕版出图字25—1996—15

ISBN 7-80605-415-4/I·358

(上下册)定价:39.80元



作者简介

卧龙生，原名牛鹤亭，1930年生于河南南阳县镇平镇。少年时就读于卧龙书院，后投身于文学，遂以此为笔名。1958年发表第一部武侠小说，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至今已写了39部武侠小说。

卧龙生早在六十年代就是台湾的“武侠泰斗”，名列“台湾十大武侠小说家”之首。其代表作有《飞燕惊龙》、《玉钗盟》、《无名箫》、《金剑雕翎》、《岳小钗》等。他的小说情节曲折、波澜迭起，可读性颇强。台湾省上层人士每天必读他的连载，曾引起轰动，因而也招来一些人打着他的旗号，冒充他的作品，现在出版的39部小说，全部经过卧龙生亲自审查校订，确认为真品，故名曰“卧龙生真品全集”。

策 划 惠西平
责任编辑 邓积仓

ISBN 7-80605-415-4/T·358

定价: 39.80元

ISBN 7-80605-415-4



9 787806 054154 >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 十 七 回	玉趾飘香 艳震江湖	(457)
第 十 八 回	江南双豪 为色反目	(495)
第 十 九 回	云起风生 怪鸟劫美	(524)
第 二 十 回	险阻重重 万花宫主	(555)
第二十一回	舍身啖魔 复出江湖	(589)
第二十二回	重振声威 力拼阴魔	(629)
第二十三回	山腹大战 无名奇叟	(658)
第二十四回	向心毒露 狭路逢仇	(691)
第二十五回	浴血荒山 再遇劲敌	(727)
第二十六回	各怀鬼胎 挫服老魔	(753)
第二十七回	喜获至宝 重返天台	(789)
第二十八回	圣地觅宝 奋不顾身	(820)
第二十九回	三妙书生 苦练绝艺	(851)
第 三 十 回	武林浩劫 香消玉殒	(879)

第十七回 玉趾飘香 艳震江湖

谷寒香星目转注在余亦乐脸上，笑道：“只有我一个人孤伶伶的回来，你一点也不觉着奇怪吗？”

余亦乐道：“夫人才华绝代，想必早有安排，用不着属下枉自操心。”

谷寒香忽的收敛了脸上欢笑之容，幽幽一叹，道：“大部分和我相交之人，都是沉醉、迷恋于我的容色，唯独先生不然，你对我无求无欲。”

余亦乐轻叹一声，道：“夫人过奖了。”抱拳当胸，侧身而退。

这一夜余亦乐如卧针毡，席不安枕，谷寒香突然归来，留给他一个无法索解的疑团，这疑团也给了他极大的困扰。

直到五更过后，他才有了点睡意，朦胧中忽听房门声响，转眼望去，只见钟一豪和麦小明，一先一后，步入房中。

只听麦小明尖尖的嗓门骂道：“什么屠龙寨，王八乌龟寨，我总要放起一把火烧它个片瓦无存。”

余亦乐听他骂的十分辛辣，就知道两人没有讨到便宜回来，忙挺身坐起，说道：“你们回来啦。”

钟一豪道：“回来啦！夫人有消息吗？”

余亦乐道：“你们走后不久，夫人已无恙归来，现在还在梦中。”

钟一豪沉吟不语，解下腰中缅铁软刀，和衣倒在床上。

两人似是经过了一番剧战，倦意甚重，麦小明随手丢下了宝剑，倒头而卧。

余亦乐心中本有着甚多话，要对钟一豪说，但见他困倦模样，又不忍惊扰于他，只好暂时憋在肚里，迷迷糊糊的熟睡过去。

三人一阵好睡，直到申末时分，才醒了过来。大概谷寒香早已在房中相候，三人一醒，苗素兰立时过来相请。

钟一豪道：“昨夜你们到哪里去了？”

苗素兰微微一笑，道：“我一直没有离开过金龙客栈呀！”

麦小明一跃下床，尖声叫道：“你胡说八道，我们昨夜归来，鬼都没有一个，男男女女全都不见了，还说没有出去……”

苗素兰道：“你说话有点分寸好不好，什么胡说八道？”

余亦乐怕两人冲突起来，赶忙接口道：“夫人在哪里？”

苗素兰道：“夫人正在房中等待诸位，大概有事情和几位说。”

钟一豪目光一扫余、麦二人道：“咱们去吧。”当先向外走去。

余亦乐、麦小明、苗素兰鱼贯相随身后，走入谷寒香房中。

只见李杰、刘震、何宗辉、文天生、万映霞等分坐两侧，谷寒香居中而坐。

谷寒香一见几人，立时站起，笑道：“你们睡的好啊……”

余亦乐怔了一怔，凜然忖道：“是啊，纵然是困倦难支，也不致这等贪睡，怎的一觉睡到日升三竿以上……”

付思之间，谷寒香已摆手笑道：“几位请坐吧！我有很重要的事，要和你们商量。”

谷寒香轻轻叹息一声，目光缓缓由余亦乐、钟一豪、麦小明的脸上掠过，道：“我们几乎见不到三位了。”

钟一豪心头一震，道：“夫人此言从何而起？”

谷寒香低声说道：“昨夜我们都中了别人的暗算……”

钟一豪道：“什么人，有这样大的胆子？”

谷寒香笑道：“那人智计多端，防不胜防，虽有李杰等守在室外，仍被他闯了进来。”

钟一豪接道：“可是那屠龙寨主？”

谷寒香道：“这我就知道了……”

她微微一顿后，又道：“他说今日午夜之前，来看你们，有事和你们谈。”

余亦乐、钟一豪，都为之愕然一惊，不自禁回头向后望望。

麦小明却冷哼一声，道：“他来了，先和我打一百招，能胜我，咱们再和他谈！”

钟一豪忽然插嘴接道：“夫人可是决定留此和那人见面吗？”

谷寒香目光一掠江北三龙和苗素兰等，低声道：“眼下咱们一行人中，都已中了他的迷药，据他告诉我说，这迷药发作的十分缓慢，未发作前，和好人无异，但到发作之时，却是半身瘫痪，全身武功，也将随着失去……”

钟一豪冷笑一声，道：“哼，听他的鬼话。”

余亦乐却摇头说道：“钟兄稍安勿躁，夫人之言，并非空穴来风，以兄弟为例，昨宵虽然困倦，也不致一睡日升三竿，这其间只怕有点原因。”

钟一豪怔了一怔，默然不语。

谷寒香却轻轻叹息一声，道：“钟一豪，我不是故意骗你，昨夜中他们都是被迷药迷倒，那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冲进了我的卧室。”江北三龙和文天生不禁脸上一红，齐声说道：“我等保护不周，致害夫人受惊。”

谷寒香微微一笑，回顾了苗素兰一眼，接道：“只有她和我没有被迷药迷倒，但那人武功高强，苗姐姐动手和他相搏一阵，就自知非敌……”

余亦乐接道：“那时我们正好追敌未归，强敌乘虚而入……”

钟一豪却接口说道：“那人先派人把我们引了出去，然后再施展迷药，迷倒何兄等人，分明是早有预谋，兄弟和麦小明找上屠龙寨时，寨中人亦似早有准备，我们还未进寨，已被埋伏在外面的高手拦住，打了二个更次之久，仍是个不胜不败，两件事联起一想，来人自然是屠龙寨主无疑，眼下只有一件事，倒让我想他不通。”

余亦乐道：“什么事？”

钟一豪道：“何兄等早得警讯，事先有备，那人如何能神不知鬼不觉的施展迷药，把人迷倒？”

飞天龙何宗辉道：“说来惭愧的很，兄弟等在钟兄、余兄等追踪强敌之后，一直守在夫人卧室四周，防御偷袭，大约有一顿饭之久，未再发现敌踪，但此时却忽然发现正东方一座屋面上闪起一片盈盈火光，兄弟赶往查看，只见一束似香非香之物，正在熊熊燃烧，刚想用脚踏熄，忽觉一阵香气扑鼻，人就晕了过去。”

多爪龙李杰、喷火龙刘震齐声说道：“我们听何兄摔倒的声音，一齐追了过去，刚刚摸到，人已嗅到迷香……”

余亦乐叹道：“这办法倒是甚少有人施用，也难怪三位无法预防，就是兄弟，也难想到。”

文天生接道：“我和师妹分守婢母室外，突然听得一声似是瓦片触地的轻响，捡起看时，原是一个纸盒子，一股异香，从那盒中冲了出来，当时就被迷晕过去。”

钟一豪道：“此人这般精于心机，施用迷药之法，无不大出人意料之外，当真是凶狡得很，但余兄和我，都未闻过他的迷香，不知何以也中了毒？”

谷寒香道：“这我就不清楚了，但他答应再和我相见时，要送解毒药物给我。”

钟一豪似是言未尽意，口齿启动了一阵，但却说不出话来，似乎是要说之言，碍于出口。

谷寒香微微一笑，道：“他对我很有分寸。”

这正是钟一豪要问之言，谷寒香这般率直的讲了出来，钟一豪倒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俊脸微泛起两朵红晕。

余亦乐忽然大笑道：“咱们离开天香谷时，一直担心无法引起武林中人物的注意，看来是多余了，这行程第一站，已有高手纠缠，日后真不知有多少人要追踪咱们，闹成个何等局面。”

谷寒香微微一笑，道：“越多越好，天下绿林道上的高手，全都找上来，那才好呢……”

谷寒香玉手一挥，道：“你们都该休息一下啦，也许晚上还有事情。”

余亦乐等相继退出。

这一天过的十分平静，晚饭过后，麦小明轻轻一扯钟一豪的衣袖，先行离开卧室，走到一处僻静所在。

钟一豪急步跟了上来，问道：“什么事？”

麦小明道：“你是不是很烦恼？”

钟一豪抬头望着将要沉落下去的夕阳，默然不语。

麦小明道：“你不用骗我了，我知道你心里很妒恨那个今夜要和我师嫂相会之人，师嫂言词之间，对他偏护，你心中定然感觉十分难过……”

钟一豪扫掠了麦小明一眼，仍然一语不发。

麦小明双目眨动了一阵，说道：“我愿意帮助你杀了那人。”

钟一豪道：“夫人偏护他，咱们如何下手？”

麦小明道：“咱们不让她知道也就是了，待他和师嫂见面后，告辞之时，咱们再追踪赶杀，或是先行埋伏在什么地方拦截于他。”

麦小明道：“就此一言为定，到时候你看我眼色行事。”

两人计议妥当，心中反而定了下来，各自回房运气调息，准备晚上一场恶战。

天色二更时分，麦小明首先一跃下榻，走到钟一豪床旁边，低声说道：“不早了，咱们去瞧瞧吧！”

钟一豪缓缓睁开双目，步下木榻，探首窗外，望望天空星辰，低声说道：“咱们索性躲在屋外，暗中窥探。”

麦小明微微一笑，道：“好吧！”当先向谷寒香卧室之侧奔去。

这是个没有月亮的深夜，谷寒香房中的灯火，更显得明亮。

二人选好位置，隐起身形。

谷寒香独自站在室内，闭目沉思。

她呆呆的站着，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

忽然间，听到了一声轻微咳嗽声，起自身侧。

谷寒香霍然一惊，抬头看去，只见一个身着长衫，胸留黑色长髯的中年男子，站在身旁。

此人来的无声无息，谷寒香竟然不知他何时走入室中。

她镇定一下心神，问道：“你几时来的？”

那中年大汉微微一笑，道：“我来久啦，不忍惊醒你的沉思，我一直没有说话。”

谷寒香转过身子，走到那放着烛火的木案旁边，坐了下来，说道：“你答应给我的解药带来了么？”

那中年大汉笑道：“自然是带来了！”探手入怀，摸出一对玉瓶，放在案上笑道：“那白玉瓶中，放的解药，翠玉瓶中是精心调制，独步江湖的‘迷魂’药物，此药无色无味，不论何时何地，均可施用，对你在江湖的行动，帮助甚大。”

谷寒香道：“这等珍贵之物，你肯拿来送人，我很感激。”伸手向那一对玉瓶之上抓去。

那中年大汉动作比她更快，右手一伸，已把两只玉瓶抢入手中，说道：“在下既然把这等珍贵药物带来，自然是存了相赠之心，不过……”

谷寒香看他忽然不言，忍不住问道：“不过什么？说呀。”

那中年大汉一阵轻笑，道：“不过，在下生平之中，不愿赐人一草一木，纵是拔一毛而利天下，在下也不愿为，肯以这等珍贵之物相赠，岂有白白送你之理？”

谷寒香微微一笑，道：“我早已准备好了。”缓缓解开白绫长衫，由莹光肌肤的项颈间，取下一串珍珠。

这一串珍珠，颗颗都在烛光下，闪动着耀目的光辉，其中两颗并在一起的大如龙眼，珠光闪动之间，满室一片宝光，单是一颗，已然价值连城。

谷寒香留恋的望了那串珠子一眼，缓缓递了过去，说道：“我以这串明珠，换你的解毒药物如何？”

那人淡淡一笑，伸手接过明珠，低头在烛光之下查看。谷寒香轻轻叹息一声，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中毒，目下还很难说，但我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才肯以这串明珠和你相换。”

那人把手中一串明珠鉴赏了一阵，重又交还给谷寒香的手中说道：“这些珍珠，虽然颗颗价值连城，但在下收存的，只有比你这串货色尤好甚多，你既然舍不得，那就收回去吧！”

谷寒香道：“你这样说可是要把那些解毒的药物白送我们吗？”

那中年大汉笑道：“在下平生之中未开过此等先例，对姑娘自是不能格外施情。”

谷寒香道：“难道这串珍珠，还不值你那一瓶解药吗？”

那中年大汉道：“明珠虽贵，但总是有价之物……”

谷寒香道：“可惜我没有比这串珍珠更值钱的东西了。”

那人笑道：“有，姑娘有一件最珍贵的东西，不是金银珠宝，可以买到。”

谷寒香奇道：“当真吗？怎么我自己都不知道呢？”

那中年大汉道：“此物一直相伴姑娘身侧。”

谷寒香道：“只要我有，我决不吝惜，你说出来吧！”

那中年大汉微笑说道：“姑娘不妨再用心想想，也许能够想到。”

谷寒香若有所思的微微一叹，道：“还是你自己说吧！”

那中年大汉笑道：“姑娘心中想必已经有数了，那就是姑娘美丽的容色……”

谷寒香道：“难道容色也可以用作交换之物？”

那中年大汉道：“秀色可餐，美丽的容色足以使人废寝忘食。”

谷寒香道：“那你就坐在这里，看我一天一夜吧！”

那中年大汉突然缓步走了过去，伸手向谷寒香玉腕之上抓去。

谷寒香疾快的退后两步，道：“你要干什么？”

那中年大汉淡淡一笑，道：“姑娘难道不替你自己和属下的性命着想吗？”

谷寒香怔了一怔，道：“你究竟要怎么样？”

那中年大汉沉吟了一阵，道：“姑娘是当真的不懂呢？还是故作不懂呢？”

谷寒香道：“我有一点明白，但却又不太明白，你干脆的说清楚吧！”

那大汉微微一笑，道：“这些话，实是很难出口。”

谷寒香道：“这房中只有我们两个人，你难道还怕害羞吗？”

那中年大汉道：“姑娘这般苦苦相问，在下只好说了……”

他微微一顿之后，接道：“姑娘如能答应和在下相处两日，在下就把这两瓶药物相送。”

谷寒香点点头道：“好吧！你先把药物给我。”

那中年大汉似是想不到她竟这样一口答应下来，呆了一呆道：“姑娘答应了吗？”

谷寒香点点头道：“答应了。”

那中年大汉果然把药物交到谷寒香手中。

谷寒香接过药物，微微一笑，道：“我答应是答应了，不过现在不行。”

那中年大汉脸色一变，道：“为什么？”

谷寒香道：“我们是否中毒，眼下无法预测，你这解毒药物是否有效，我也不很清楚，等我证明了你的话不错时，我再答应你。”

那中年大汉笑道：“话是不错，但你许这心愿，却未免太遥长了，如若你一月无法证明，难道要我等上一月吗？”

谷寒香道：“我既然答应了你，决不会欺骗你，回去吧！两天后再来看我。”

这两句话，说的温柔无比，那中年大汉轻轻叹息一声，伸出手来，道：“让我摸摸你的手，好吗？”

谷寒香妩媚一笑，缓缓伸出手，放在他的手中，柔声说道：“耐心的等待吧！明月普向人间照，但每月只有一夜圆。”

那中年大汉眉宇间泛现一种欢愉和黯然混合的神情，显然他已屈服在谷寒香石榴裙下，分不出此刻心情，是苦是乐。

谷寒香轻盈的笑声，重在中年大汉耳边响起：“时候不早了，你还不回去吗？”缓缓挣脱被他握在掌中的柔掌。

那中年大汉突然轻轻叹息一声，道：“姑娘的艳色，虽然是初现江湖，但因你们这一行人的奇装异服，早已引起西北绿林道上的注意，只怕你们今后行止之间，将引起无比的麻烦。”

谷寒香笑道：“我们这般装束，就是找麻烦来的，你不用替我们担心，麻烦对我们愈多愈好。”

那中年大汉听得怔了一怔，沉吟不语，良久之后，忽有所悟地打量了谷寒香一眼，道：“这么说来，姑娘这身引人注目的装束，是别具用心了？”

谷寒香笑道：“我如不是有心如此，岂肯这样的抛头露面。”

那人突然精神一振，道：“不知姑娘能否将用心何在告诉在下，我或能相助一臂之力。”

谷寒香道：“你很聪明，但不知胆气和武功如何？”

那人笑道：“不是在下夸口，姑娘如能使在下甘心效命，比你现在统率之人，强胜何至百倍。”

谷寒香笑道：“你一直很冷静，一点也不像为我容色所动的样子。”

那人沉吟了一阵，道：“姑娘大可不必等待和在下两日之约，要赶路只管动身，我如自断情丝，自会想法子一报今日你骗我之恨，如果情怀难解，自会效命裙下。”

谷寒香笑道：“很好，我心中仇恨的人很多，而且大都是当今江湖上一派宗师之人，比起你，那可是高强甚多，增加你这样一个仇人也不会放在我心上。”

那人突然抱拳笑道：“好，我如能不屈服在你美色之下，十日内叫你们全数死绝……”

谷寒香挥手笑道：“你快些走吧，你这神态对我，如被我属下看到，他们绝对不会放你。”

那人更是气愤，冷笑一声，道：“就凭姑娘几个属下也能伤害到我吗？”缓缓举起右手，正待挥出，突听身后响了一个冷冷的声音，道：“住手。”

回头看去，只见一个三旬左右的英俊中年，和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并肩而立，两人除了右手横着兵刃之外，左手高高举起，似是手中拿着暗器。

那中年大汉高举的右手，突然轻轻一弹，一片白粉，直向谷寒香飞去。

那白粉极其微小，而且飞出时无声无息，在那微弱的烛光下，极是不易看出。

他右手轻弹出一片白粉之后，缓缓说道：“两位气势汹汹，可是想和在下比划几招吗？”

麦小明担心打起来伤害到谷寒香，接口说道：“你如有意动手，咱们不妨选择一处宽大的地方，这室中太狭窄了。”

那人笑道：“不用担心我以她作为人质要挟，对付两位，大概还用不着施出这等手段。”

钟一豪冷笑一声，道：“听你口气如此之狂，想必就是暗中领袖西北绿林的屠龙寨主。”

那中年大汉微微一怔，纵声大笑，道：“我由来处而来，去处而去，相逢未必要相识，在下是谁，两位似是不用多费疑猜。”

麦小明道：“谁问你的姓名了，既然想打，快些滚出来吧！”

那中年大汉脸色一变，大步直向两人停身之处走去。

将要接近两人之际，突然举起手来，轻轻一弹。

钟一豪阅历丰富，双目一直盯着他的两手，见他举手一弹，立时挥刀直刺过去。

那人想把手中藏的药粉弹向两人，那知钟一豪料敌先机，抢先出手，迫得他无法对准两人，只好向下一挥，把手中暗藏药粉，撒在地下。

麦小明突然挥剑封住钟一豪的刀势说道：“让他出来，咱们再动手不迟……”

钟一豪暗道：“不错啊！我把他逼到这室中，岂不是正如了他的心愿，一露败象，就可把谷寒香抓住作人质了。”